

百姓纪事

第一次给娘洗澡

◎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这个夏天,天热得早,五月初,竟有了四十度的高温。娘坐在门前榆树下的凉荫里,还是满头的汗。我就对娘说:“娘,给您洗洗澡吧?”

娘瞅了我好久,才说:“不洗。”娘得脑梗和脑萎缩的病,已经两年多了,说话迟钝,有时候意识都是模糊的,甚至连大小便也需要人照顾。

我笑着问娘:“娘,咋了? 瞅瞅您热哩,该洗洗澡了。”娘还是瞅着我,突然低了头说:“等艳枝回来给我洗。”艳枝是我的小妹,娘的二闺女。大妹常年在外工作,娘洗澡的事,多是由小妹做的。

我偎着娘,笑着问她:“娘,您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大人啊?”娘抿着嘴笑了一下,没有说话。我说:“娘,我猜到您的心思了吧? 娘,听话,洗洗,就凉快了,就不热了。”

我把娘搀到淋浴下,轻轻去脱娘的衣服,娘一下子把双手护在了胸前。我小声哄着娘说:“娘,是您生的孩子啊! 又不是外人。怕啥? 娘听话啊!”

娘瞅着我,瞅了好长的时间,慢慢把手挪开了,喃喃地说:“娘真是不中用了,洗个澡,也连累孩子。”

娘老了,身子不像年轻时那样了。我本是有心理准备的,但当娘半裸在我面前时,我还是一下子惊在那里了。娘原先丰腴的身体,满是褶

皱了,如老树上一层层擦在一起的皮。我看见了娘的乳房,像倒空了的面袋子,垂在娘的胸前,怎么也起不来了。娘说:“娘可丑,不好看了。”“娘不丑,娘最好看。”我回着娘的话,泪水已流下。我把水淋在娘的身上,轻轻地给娘揉着,生怕娘看见。

娘年轻时,是远近闻名的美人,不仅因娘长得好看,还因娘的善。娘长得高挑,长得白,圆润的脸,双眼皮儿大眼,咋看咋好看。娘见了谁,不笑不说话,不管是亲戚,还是左邻右居,谁家有了难事儿,娘总是场场到,给人家说说体己话,还要拿些钱物去。村里的五奶家,儿子娶了一个智障女人,五奶又岁数大了,十几年里,他们一家人的缝缝补补都是娘帮着做;二婶家出了变故,没有房子住,娘把我们的房腾了,让二婶一家搬进来。人们说,娘有菩萨的心肠。娘和爹的好,至今都让乡亲们称道,他们总是对我说:“您爹您娘好哩很,一辈子没有吵过嘴,红过脸。”

爹的胡子大,人就显得有点粗糙,而娘却细皮嫩肉的。俩人站在一起,看起来就不太般配。娘生病的时候,我逗她玩,“娘,您恁排场,咋就看上了俺胡子拉碴的爹?”娘说:“您爹,心好。”

爹当过生产队长,当过大队和砖厂的会计,出外为国家修过水

库。爹一辈子就是不停地劳动,都是为公家为集体忙碌。在娘看来,这个常常不顾家的男人,心实在,靠得住。爹去世的那一年才49岁,42岁的娘为爹守了一辈子,为爹带大了他们的大大小小的6个娃。

我的手停在娘的胸前,不由得想起娘说我是“妈儿提溜”的事。小时候身体弱,到了四岁,我还要拱进娘的怀里吃奶。虽然娘的乳房里已没有多少奶水,我也时常吃得娘的奶疼,但娘还是揪了怀让我去吃。娘这时就会边抚摸着我的头边说:“娃,你啥时候才能长壮哩? 娘的奶水不中了,你还是吃不够,真是‘妈儿提溜’。”那时候,我是不知道娘的心疼的,就知道拱在那里吃,哪怕吃不到一口奶水,也要嚼着吮。只有在娘的怀里,我才是最安静的,最安心的。娘的怀,就是我幸福的源泉。

娘奶大了我们兄妹六个,爹去世的那年,最小的妹妹才两岁。送走爹爹,小妹一时找不到娘,就哇哇地哭。娘听见了,擦干了泪,从劝她的人群中奔过来,就把小妹抱进了怀。小妹一嘴咬住娘的奶就不哭了,亲友们却都哭了。娘没有在小妹面前再掉一滴泪,她揽着小妹,喃喃地说:“怕啥? 还有娘哩!”

我们没有了爹,可还有娘,怕啥哩? 我们把娘吃瘦了,吃老了,我们吃着娘长大成了人。我轻轻地给娘擦拭着,不由得伏在娘的胸前,有泪流在了上面。娘似是感觉到了,轻轻摸着我的头,一遍,两遍,三遍。

娘又说:“娘真是老了,真不中用了。”“娘,您最中用,最中用。”

我说着,却不敢抬头看娘。那样,我就会忍不住大哭起来。娘没有再说话,娘的手,从我的头上移到我的背上,轻轻地拍着,拍着,拍着……

我多想给娘说说感恩的话,终究没有说。对于娘来说,那些话,她是从来没有想过的,即使听见了,也会觉得那是多余的。

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人到不惑正青春

第一次读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是在二十多年前。那时青春年少,正义像火一样燃烧,怎么也不能理解毛姆塑造的斯特里克兰这个“渣男”。让我意外的是,这样一个“渣男”,却赢得众人喜爱。前不久,无意读到一篇文章,是倾诉对斯特里克兰的羡慕的,作者无比激动地说,爱他离开伦敦摆脱安稳生活的毅然决然,爱他蜗居巴黎习于困窘的笃定专注,爱他一文不名半路出家却笃定自己“将来准行”的狂傲自信,爱他对世俗虚名、流言蜚语弃若敝屣的特立独行,爱他“我想画画、我想画画”罔顾一切的纯粹坚持……

不知怎的,我竟被这段文字深深打动。是的,我们并不想成为斯特里克兰,为艺术或者这样那样的维纳斯神魂颠倒。但是,或许我们都有那么一些瞬间,烦死了身边芜杂的社会共识、众人意见、人生忠告,就是想随心所欲地做一次自己。

斯特里克兰这个形象非常符合商业大片中主人公的特点,有战斗力爆表的特长,有咄咄逼人的强烈个性,同时其貌不扬,类似武侠小说中的“扫地僧”。更为特别的是,普通人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诸多梦想,被这样的虚构主角一一实现,由

此给人带来欣慰满足。

如果不是随着岁月流逝,我可能依然对斯特里克兰不屑一顾。应该是人到中年有了感同身受,或是有一天蓦然回首,发现还没活出自我,斯特里克兰无意成为仰视的目标,内心的挣扎似乎找到出口。

不得不说说“中年危机”。当然危机不是中年人的专利。这个危机,有看得见的,如有一天记忆突然减弱,身体功能变差,疼痛慢慢增多。也有看不见的,如回眸半生竟然发现“一事无成”,涌起的无力感和空虚感瞬间将人吞没。

前些年,有一篇《男到中年不如狗》的爆文曾在朋友圈刷屏,引发无数唏嘘和感慨。文中讲述了一名工程师坠亡事件,并引用了张爱玲的话:“到中年的男人,时常会觉得孤独,因为他一睁开眼睛,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,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。”后来,又有一个女工程师出事,网上又出一篇热文《有娃后:女到中年更不如狗!》。中年生活都如此不堪? 肯定不是。但可以断言,人生的每段时光,都充满机遇和挑战,而中年的题目,相对很难。

不是普通人才有危机,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基兰·萨蒂亚,对

中年危机有深入地调查,他曾经出过一本书,叫《中年危机的哲学指南》,对不同群体的心理现状做了剖析。他说,中年职场危机有三个主要原因:未来人生的可能性变少,让人焦虑;过去的选择无法改变,让人后悔;当前的工作内容不断重复,让人厌倦。如此看来,中年的危机无法避免。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有成本,曾有的激情都会消减,而日常工作,基本是千篇一律。

想起苏轼的一段往事。48岁的他被放逐黄州,既没职权,也没俸禄,待遇约等于囚犯,政治前途一片黑暗。此时,苏轼有了小孩,小孩满月时他写下一首著名的绝句《洗儿戏作》:“人皆养子望聪明,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,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这大约是苏轼人到中年看清现实后最真实的心声吧。

人性很复杂,最根本的原因,是因为不得不面对四个命题,即死亡、孤独感、自由与责任,以及生命的意义。心理学家说,人都需要一个“孩子”,有了“孩子”才敢于直面四大命题。这个“孩子”,可以是事业,可以是作品。想来也是,乔布斯用苹果手机“改变了世界”,他活着;莫扎特用音乐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,他

活着。爱迪生用发明、爱因斯坦用理论、尼采用哲学……他们用各自不同的精彩展示着独特的精神魅力,从而流芳百世。

平凡的我辈,又该如何从容面对? 中年的我们似乎羡慕青春的孩子,羡慕他们的朝气蓬勃、勇敢不惧、风生水起。但我们也曾年轻过。我觉得,青年也会为我们着迷。中年的我们把关注焦点更多投向内心世界,“一日三省吾身”,慢慢成长为更好的自己。男性开始变得稳重温和,而女人也变得坚毅果敢。这一切,都有利于我们心无旁骛地生“孩子”啊。

可能中年的人们确实需要那么一点勇气,敢于打破禁忌勇于尝试,要不真会“听过太多的道理,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”。但我们不能勉强自己,天才的人物做该干的事情,普通的人做能干的事情,不着急,不勉强,不幻想。

“人过三十日过午”,我一直认为,青年概念的界定,是在30岁之前。去查资料,现今世卫组织把青年的年龄上限提高到44岁,我似乎还有青春的尾巴可抓。也许,人生各个阶段都是一种心态,人不是因为变老而不学习,而是因为不学习而变老! 不惑的人生,一切方好!